



中國佛學的

吳汝鈞○著

現代

詮

釋

〈佛學叢書〉



文

津

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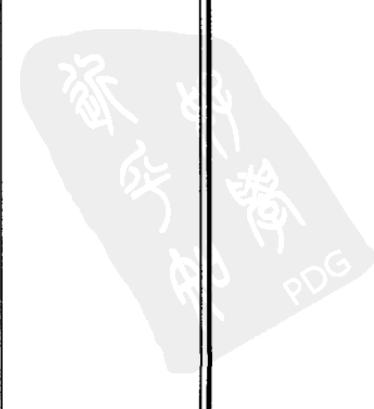
版

W544

吳汝鈞

著

中國佛學的現代詮釋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中國佛學的現代詮譯 / 吳汝鈞著。-- 初版。--
臺北市：文津，民84
面； 公分。
ISBN 957-668-301-7(平裝)

1. 佛教 - 哲學, 原理 - 中國

220.92

84005209

中國佛學的現代詮釋

著作者：吳 汝 鈞

發行人：邱 家 敬

出版者：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106建國南路二段294巷1號

電 話：(02)3636464 傳真：(02)3635439

郵政劃撥：00160840 (文津出版社帳戶)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 5820 號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六月初版一刷
印數：①~1000本 定價：新台幣220元

ISBN 957-668-301-7

自序

佛教義理艱深，不易把握；佛學典籍又浩如煙海，不易卒讀。這已是一般的常識了。要扼要地掌握佛教的根本精神與基本義理，實在需要一本好的入門書。西方與日本方面的佛學研究，發展得很好，這類書並不少見。我們這邊（指海峽兩岸與香港）的佛學研究，相較之下，便顯得衰微，可以說還是在起步階段。理想的佛學入門書很少，一般人要理解佛教義理，常有不知從何入手之感。要了解基本的義理已不容易，更遑論各家各派的說法了。

這本《佛學的現代詮釋》的撰述，便是回應這種需求的。它分印度篇與中國篇，分別論述印度佛學與中國佛學。我們所運用的方法，是哲學的分析方法，分析佛教哲學中的重要概念與理論，而且配合著現代人所熟悉的詞彙來進行。目的是要把佛教哲學的根本輪廓，在現代的脈絡下，作一個正確而清晰的展示。

佛教發展幅員廣大，並不限於印度與中國。它起源於印度，分南傳與北傳兩個系統。南傳發展為小乘佛教，由南印度經錫蘭發展至中南半島以至南洋羣島一帶，歐美方面也有不少它的信徒。北傳則發展為大乘佛教，由北印度傳至中國，再由中國回流至西藏，而印度的大

乘也直接傳入西藏。然後再向各面發展，西藏方面向北發展至蒙古及西域絲綢之路各地；中國方面則東傳至朝鮮與日本，再由日本傳至歐美各國。故今日歐美各國也有不少大乘佛教信徒。而以佛教的重要觀念為根基，進行宗教對話，挑戰西方的哲學與神學的，則有日本的京都學派。

由於篇幅關係，我們這部《佛學的現代詮釋》，只涉印度佛學與中國佛學。這是基於我們的詮釋，以哲學、義理方面為主，而在佛學的整全發展中，在哲學、義理方面表現得最為出色的，當推印度佛學與中國佛學，特別是大乘方面的。而在印度佛學與中國佛學中，我們也會注重那些哲學、義理意味較濃的學派。印度佛學方面的如中觀、唯識、如來藏等，中國佛學方面如天台、華嚴、禪等。

在論述過某一種思想後，我們通常會提到有關這種思想的優秀的參考資料，俾讀者作進一步研究之用。這些資料，以深入淺出的表達與清晰的說理為原則，又要具有現代的意味。它們基本上是日本與歐美方面的資料。

現在談談本書的撰述經過。這部書的內容，其底子是上課的錄音記錄；經過多次的修改與補充，便成本書。按我在香港浸會學院宗哲系開講印度佛學與中國佛學兩個課程；一邊講授，一邊錄音，講授完畢，便把錄音筆錄下來。我又不斷修改與補充，又加上註釋，最後又列出參考資料，便成本書。負責錄音和筆錄的，是就讀於香港浸會學院的同學和研究生，包括鄭祖基、梁萬如、黃夢籬、李健生和曾智勇。其中以梁萬如和曾智勇做得最多，梁負責印度佛學，曾則負責中國佛學。

最後更要提到一點。這部書的撰述，是在香港浸會學院撥款支助下，才能成功的。憑着這筆款項，我才能請上述的同學作研究助理，完成講課的錄音和筆錄的艱鉅和繁瑣工作。在這裏我謹向香港浸會學院表示由衷的謝意，也要感謝上面提到的同學對工作的參予。

目錄

自序

一、中國佛教的特色	一
二、實踐方式	一
三、關於「用」的觀念	一
二、早期的中國佛教及翻譯事業	二
一、佛教的傳入	二
二、格義佛教	二
三、道安的佛教運動	三
四、慧遠的佛教運動	三
五、鳩摩羅什的翻譯事業	三
六、玄奘的翻譯事業及其思想	三
三、僧肇與竺道生的慧悟	二
一、僧肇的不真空思想	二
二、佛性的問題	一
三、竺道生的佛性思想	一

三 二 三 二 一 九 八 八 六 四 二 一

四、天台宗的判教理論

一、中國佛學的宗派

二、關於圓教的觀念

三、智顥的生平與著作

四、智顥的判教

五、五時說

六、化儀四教

七、從真理觀看化法四教

八、從實踐方法看化法四教

九、四教的特色

五、天台宗的真理觀·中道佛性

一、中道佛性

二、四教的四聖諦觀

三、真理的常住性

四、真理的功用性

五、真理的具足諸法

六、天台宗的實踐法·一心三觀

一、所謂「一心三觀」

二、從假入空觀	八二
三、從空入假觀	八三
四、中道正觀	八四
七、華嚴宗的判教理論	八七
一、重要人物及文獻	八八
二、五教十宗	八八
三、小教	八八
四、始教	八八
五、終教	八八
六、頓教	八九
七、圓教	八九
八、華嚴宗的法界緣起觀	九〇
一、四種緣起	九一
二、法界緣起	九三
三、相即相入的邏輯	九四
四、相即	九四
五、相入	九五
六、相即相入的現實意義	九八

九、六相圓融與四法界.....	一一六
一、六相圓融.....	一一六
二、六相圓融與八不.....	一一九
三、四法界.....	一二〇
四、事事無礙法界.....	一二三
十、禪的出現與發展.....	一二六
十一、達摩與早期禪：清淨心性的強調.....	一三三
一、達摩其人與思想.....	一三二
二、二入四行.....	一三三
三、關於四行.....	一三三
四、從慧可到弘忍.....	一三八
五、如來藏思想與《楞伽經》.....	一四四
六、即清淨心是佛的思路.....	一四五
七、捨妄歸真的實踐.....	一五二
十二、慧能禪；無之智慧的開拓.....	一五九
一、如來禪與祖師禪.....	一五六
二、無住的主體性.....	一六一
三、無之實踐.....	一六五

四、無一物.....	一七〇
十三、神會禪·靈知的光輝.....	一七五
一、傳奇的生平.....	一七五
二、如來禪的確立.....	一七六
三、佛性與染污.....	一七八
四、靈知真性的提出.....	一八〇
五、靈知真性的性格和作用.....	一八一
六、頓悟論(一).....	一八五
七、頓悟論(二).....	一八八
八、神會與慧能頓悟論的分別.....	一九〇
九、對北宗禪的批判.....	一九二
十、神會禪的特色.....	一九五
十四、馬祖禪·體用觀的開顯.....	一九九
一、慧能以後禪的發展.....	一九九
二、從慧能到馬祖.....	二〇二
三、極端的體用觀.....	二〇四
四、全體是用與全用是體.....	二〇九
五、平常心.....	二一二

十五、臨濟禪：充實飽滿的動感.....	二二七
一、「真正見解」的強調.....	二二七
二、不受人惑與自信.....	二二〇
三、無位真人.....	二二二
四、理想人格的體現.....	二二五
五、臨濟的機用.....	二二八
六、四喝.....	二三九
七、對應不同根器的教法.....	二三一
十六、曹洞禪：五位的倡導.....	二三六
一、對本體空理的體會.....	二三七
二、從體用關係看真幻問題.....	二四〇
三、由正偏五位到君臣五位.....	二四二
四、君臣五位.....	二四四
五、「人天眼目」的解釋.....	二四六
六、法眼文益論五位說.....	二四九
七、曹洞禪接引學人的方法.....	二五〇
八、總結.....	二五三

一、中國佛教的特色

佛教發源於印度。但它的發展不限於印度，在中國、西域（即絲綢之路一帶的國家）、西藏、蒙古，甚至中亞細亞、日本、韓國、越南及緬甸等地，佛教都有所發展，我們在這裡要討論的，是佛教在中國的發展。

我們討論的重點，是中國佛教的教義及其實踐方法。至於各宗派的歷史發展，並非我們討論的重點，所以我們不會作詳細的論述。但我們對各宗派教義的論述，是按照他們成立和發展的先後次序，這也是兼顧到各宗派間的歷史關聯。

佛教在中國衍生甚多宗派，我們會將重點放在具有中國佛教特色的宗派上。中國的佛教既從印度傳來，所以某些宗派在很大程度上保留著印度佛教的情調、內容和方法，它們在中國沒有什麼創發性的發展，我們不會作詳細的介紹。我們將詳細討論具有中國佛教色彩的宗派，特別是三大宗派——天台、華嚴及禪。這是討論中國佛教的重心，至於我們說某些宗派具有中國佛教的特色，某些沒有，到底什麼才是中國佛教的特色？我們以什麼標準去衡量此一問題？現在我們就先概述一下中國佛教的特色。

中國佛教的特色，是從與印度佛教的比較中凸顯出來，也可以說是從兩者的不同處來說的。若我們把中國佛教和印度佛教作一概括的比較，則我們可以從三方面來說中國佛教的特

色。當然這三方面都是從大處上、原則上說的。若我們要很細密地說明中國佛教與印度佛教的差異，則還有很多地方可以討論。現在我們只將其差異概括為三點：

一、實踐方式

印度佛教和中國佛教既同為佛教，當然有共同的基本立場，這基本立場就是釋迦牟尼所奠定的教理——「緣起性空」。它的意思是所有事物在本質上都是由不同的條件、因素組合而成。由於事物是由不同的條件、因素組合而成，所以事物本身並沒有一些常住不變的東西存在。或可以說，一切事物當中，都沒有能決定自身存在而永恆不變的東西，所有事物都是依於種種條件、因素而成立或存在。這意味著如果這些因素改變或消失時，那事物也會隨之而解體，不能維持它的存在，因為它根本沒有常住不變的自性。佛教說性空便是這個意思。佛教各個宗派都是堅守著這基本教理而加以發展，不同宗派雖各有自身的特色，但在這一點上卻沒有相違。中國佛教也一樣，仍然守住印度佛教緣起性空這一基本立場。

但在宗教理想的實踐上，中國佛教與印度佛教有著相當明顯的差異。佛教作為一種宗教，當論及宗教實踐時，必定牽涉到一個問題，即人應對世界採取怎樣的態度呢？佛教的理想要是人體會緣起性空這真理，從而覺悟成佛。在我們體現這個真理的歷程中，人與世間的關係應如何確定？這是一個很實際的問題，我們要面對的是：人應以怎樣的態度來看待身邊的環境或外在的世界呢？我們是否要離開身處的環境，離開煩囂的世界，到僻靜的地方修

煉，來體會佛教的真理？還是我們應採取另一種態度：要與週圍的環境和世間保持密切的關係，從而實踐和實現我們的宗教理想？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可以看到中國佛教和印度佛教不同的地方：印度佛教傾向於要人離開煩囂的現實世界，到清靜的地方作瞑想（meditation），從而體會及覺悟真理，最後得到解脫成佛。所以印度佛教特別是較早期的小乘佛教，有相當濃厚的要和這現實世界分割開來的傾向。他們喜歡瞑想，喜歡到清靜的、沒有人騷擾的地方靜坐修行，以使自己的心念能集中起來。在這一點上，印度佛教表現了較為濃厚的出世色彩，或出世的意味。

中國佛教不同於印度佛教，它的入世意味比較濃厚。它並不強調要教徒遠離自己身處的環境、遠離這人世間，到清幽的森林打坐、瞑想、做修煉。它認為宗教理想的實踐與現實環境並不衝突，二者可以同時存在。它更認為教徒應與世界保持相當緊密的聯繫，在這煩囂的世間實現它的宗教理想，這才是正確的實踐方式。這也顯示出中國佛教所標舉的宗教理想在涵義上更為充實飽滿，因為它的內容涵括了整個世界，並不像印度佛教般強調人們要遠離這現實世界作宗教實踐。這是中印兩地佛教第一點不同的地方。

中國佛教特別是天台、華嚴和禪，都強調人不應遠離世間，教徒們應在現實煩囂的世界裡作種種宗教上的實踐與修行，以達到其宗教目標。這種入世精神發展到禪宗就更加明顯，他們對世界採取一種更加積極的態度，它要人勞作、參與種種勞動。佛弟子不可只關起門在寺院裡讀經書、瞑想、打坐，而是要像農夫一般耕種、擔水，甚至擔屎擔尿，這種做法有很明顯的入世意味。

曾經有一個禪師叫百丈懷海，他是唐代一個大禪師。他身體力行，提倡「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表示人一定要勞作，方可取食。他要所有的門徒都參與勞動，當時百丈懷海年事已高，即使鋤土翻泥也只是象徵式地做而已，並沒有實際效果。但他的弟子見他在田裡勞作，怕他受不了這苦頭，於是便偷偷收起了他的農具，讓他不能耕作。結果百丈懷海找不著他的農具，便留在寺裡，不肯進食，堅守他自己的原則。他的弟子拿他沒法子，只好把農具歸還與他，讓他繼續工作。這是一個很有代表性的故事，說明修行應與日常生活、勞作緊密地結合。

一、關於「用」的觀念

我們在上面說到中國佛教強調入世，印度佛教則有出世的傾向。在強調入世方面，中國佛教特別提出「用」的觀念。我們剛才所說的，大體是從生活的態度上說，以下則更就其義理、教義上說。

從教義上說，中國佛教相當強調「用」的觀念。所謂「用」即是用世，或用於世；「世」即是現象世界，也就是世間。中國佛教不論是天台、華嚴或禪，在教義上都非常強調對世間起用。所謂「起用」是什麼意思呢？就是人透過學習及修行，累積種種功德、種種學問成果，更將這種種功德和成果用於世間，在世間進行宗教的轉化或化導工作，這「用」完全是指向現實世間來說的。

中國佛教各宗對「用」的觀念有不同的發揮。天台提出「功用」、華嚴強調「力用」、禪則強調「作用」。「功用」、「力用」、「作用」三個觀念都含有「用」，從這處我們可以看到中國佛教非常重視「用」這個問題。如天台宗所說的功用，是把「功」和「用」分開來說，所謂「功」是指自己在學習和修行中不斷累積功德及學問，它是從自己的修行上說的；而「用」則是就利他而言。天台宗要人首先修養和充實自己，累積足夠的知識、學問、功德，然後才可以將自己的功德、學問利益眾生，使別人也分享得到所帶來的好處。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非常濃厚的利他的精神。利他主義（altruism）是大乘佛教的一個特色，這見諸大乘佛教的不捨精神。而中國佛教強調「利他」、「利益世間」，語調則較「不捨世間」更為積極。因為「不捨棄」在語調上仍然有少許消極的味道，「不捨棄」是否即表示積極地實行種種利益眾生的工作呢？不一定。不捨棄只是不捨棄，並不必然表示積極的參與，但「利他」就表示要正面地參與，與眾生及世間不同的人物一起致力於宗教理想的實現。

華嚴宗講「力用」，要在世間種種現象、種種事物之中生起「繁興大用」。禪宗則強調「作用」，講求「作用見性」。「見」在這裡是顯現的意思，「見性」就是顯示眾生的佛性及智慧，而眾生的佛性及智慧是要在日常的勞作中表現出來，所以說「作用見性」。這裡包含一個意思，即佛性或智慧只有在日常的勞作，或在與世間有非常密切的聯繫中才能表現出來。如果我們離開煩囂的世界，走到華山絕頂去，還能作些什麼事呢？佛性如何顯現呢？所以「作用」一定要從日常的生活、勞作中說，這才能真正顯現佛性，才能說真正的覺悟。